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

山

國

文

世

守

山

唐語林卷七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泚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尙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訢宅訢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紫訢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盤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泚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盤地安邑

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鏐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項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尙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棕卽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感感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

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
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卽得悰再三與約遂
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
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
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
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
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
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
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未節尙損盛德萬里汲
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卽

厚言林卷一
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
邇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尚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
若敬從上人之命卽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
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
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
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卽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
豈無吳縣卽所出蒲魚菰鼈旣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紵其
他不可徧舉京中昊天觀厨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脉相通因
取諸流水與昊天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
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旣貶崔少保龜從在

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
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
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聞者曰公諱吉君姓中
有之公每見名紙卽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
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二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
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
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
丁稜姚頡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
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

唐詩林卷一
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
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行至
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
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爲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
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
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
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爲丞
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
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

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

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為人取去其所傳鴈翅檜珠

子柏蓮房玉藥等僅有存者原註檜葉婆婆如鴻鴈之翅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玉藥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衆各為洛陽城族

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註禮星石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

數千萬透相通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

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

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

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

幣為鰐魚所溺室宇為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

背吾木卷七

唐詩林卷十
四
恩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
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
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
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
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
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
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髒灰耳此太尉當
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
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

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
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
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
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聞者此人來
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勅卽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
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
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
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
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
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

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敘別
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
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為申州
又徙邢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
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
日遂出為荆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
廂虞候不敢禁常以牒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
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
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

左右取一篋至其間榜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睨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

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進士放榜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啟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
審時盧肇下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口訥貌寢陋迨引
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
爲人所詭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曰先輩
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贇王鐸進士同年也贇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贇益
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贇知之挈酒一壺謂
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
置醜使婢言之贇驚曰吾豈醜者卽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

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
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尙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
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
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
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朶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
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
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
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
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
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
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苦心疾
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
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球
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昇置殿下果如
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
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
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
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
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

者率皆焚蕪倡優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資甚薄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日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醕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

孰爲丹後周擘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
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聞之
奏爲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尙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爲禮部
尙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諡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
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爲簡仲方貶開州司
馬寶歷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
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
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
牛僧孺李宗閔崔琪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珏以會昌初

冊立事亦七年嶺表宣宗卽位嶺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
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
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
上若干人並食天厨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其圖
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準宣索并鍾

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原註時張鎮并州進
圖表李太尉衛公作

後中貴人崔

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
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
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

知清夜圖在宅計閒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逼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一粉鋪家未幾爲郭侍郎家聞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宣宗將命令狐絢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爲相朗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朗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請移言爲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寮遂爲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旣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無憂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

唐詩林卷一
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于宅北樓惟一小盃在更無人知者
譚生請崔飲酒以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傳以藥遣報妻子
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瀆
不識題詠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爲句曰雲
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
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
厚齋金帛奏請換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卽杜相
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
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

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
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滎陽尋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
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
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拜
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
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
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
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
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爵爵取三大器滿飲之
良久方起答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三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尙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旣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內他人拜相爲辱臺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未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廉潔縱薄於富貴豈不爲諸郎謀耶

笑曰李景讓兒詎餓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斫其馬臺云

李尙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尙幼家貧無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牆夜墮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纔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

近日夫人曰比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籠於堂下景讓時已班白矣搢紳以爲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旣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笞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溫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
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爲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
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爲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每擇
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
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
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
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讌遽到開角有卓與修古
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輕今
日某爲尙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閱緘云卽日卓老不死生見

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蜚侵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境七
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蜀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
廷高爵而與蠻蜚習之頻爲姦宄使蠻用五千人日開關川
路由此致南詔擾攘西蜀蜀於是凶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
浴川通蠻陬也

大中初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伐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興
師請爲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爲奇
兵有蕃將服緋茸裘寶裝帶乘白馬出入驍銳兵未交至陣
前者數四頻來挑戰敏中誠士無得應之有潞州小將善射
躍馬彎弧而前連發兩中其頸搏而殺之取其服帶奪馬而

還蕃兵大呼士衆鼓而前追奔將及黑山獲馬駝輜重不可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捷書云我知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爲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昌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某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旬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爲都統掌記

將軍冉昞陳君從爲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爲婿其妻曰公旣姓白又以侯氏子爲婿人必呼爲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爲接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婿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尙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婿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檉木小函扁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

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

日與前進士在銷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

字示之宣宗時御史馬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

不爲之却緘爲朝長原註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取收僕答之集

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

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

德行相先非其員吏遂十八爵一時舉酒今馬緘答收僕是

答植僕隸一般請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上

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趨走

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

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罷相其子瀉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瀉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爲宰相瀉私干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憚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旣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爲厲員外立所辱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責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

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坐有瓊
枝者鄭君之所愛蔡強奪之鄭莫之競邕交所爲多如此爲
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頌所黽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
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
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
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
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苦心夏課所爲
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尙能自誦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
名不悟員外撰述者

盧豸安仁李藩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藩座久之

豕起更衣藩謂門生輩本風言訖豕適至聞藩言卽拱曰是
不敢藩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遇豕妻肩輿左右皆
走避上卽撤輿觀之大笑而去時人盛傳豕妻醜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沈長安令盧豕同年上巳日
期集盧稱疾不至沈忽於曲道遇豕側席帽映一氈車以避
沈時主哥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遙映氈車白日在天不識同
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嘏施肩吾

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
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上以番禺珠翠
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十堆宙
無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
犯罪未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卹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
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
司以麪及菟藟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臠膾炙之屬皆
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
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
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曰上不屬
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
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
又以詩哭之

李相回舊名躔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一筮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來勿以白衣爲隙必爲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永興魏相爲給事因省會魏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君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尋爲獨

坐三臺肅畏而升相府當時臺官真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
自同州入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喟
然而歎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廣州監軍吳德鄴離京師病脚蹠蹠三載歸足疾復平宣宗
問之遂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之醫上聞之驛召集赴京
師既至館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爲言上曰
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散大夫
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生軒轅集莫知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
然後皆可驗舍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再三拔之成銅
錢或散髮箕踞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

上置酒內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樂喧雜今不可留矣朕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兢不暇今海內小康矣所不知者壽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上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蔥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蔥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

往傳于人間

相國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熏乃以宋州刺史溫璋治其罪時蕭寔爲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寔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掎角之勢兵罷後或言琢虛立官健名目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載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之謗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獻斬于東

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卽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

案暈出入蘇鶚

杜陽雜編作暈暈

懿宗自鄜王卽位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卽位而年號咸通懿宗祠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輩作樂上登

往傳于人間

相國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熏乃以宋州刺史溫璋治其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掎角之勢兵罷後或言琢虛立官健名目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載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之謗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獻斬于東

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卽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

案暈出入蘇鶚

杜陽雜編

作振暈懿宗自鄆王卽位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卽位而年號咸通懿宗祠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輩作樂上登

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給遽爲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公遂問嚮時馬公遂曰竟未嘗乘因引出至則奮眄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入飛龍上最愛寵爲當時名馬

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無文柄值至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褒爲補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卽衛公也

皮日休鄭尙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

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鑠之子素易日休亦醉
更衣見日休臥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
會矣以囊笥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衽席不修屢黜辱隱從兄
攜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攜爲丞相除右司員外郎時崔沆方
爲吏部侍郎謁攜於私第攜欣然而出沆曰盧員外入省時
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郎省中所不敢從他曹惟相公命
攜大怒馳去曰舍弟極屈卽當上陳矣隱卽放出沆乃謁告
攜卽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
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郎爲右丞李景溫抑焉迨
右司之命景溫弟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

攜曰諫官似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子妻之而性忌妬譜宰相子懷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猶端笏旣忿卽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憤而卒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向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致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誠亦然其說

竟不奪其志也又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長馬以疇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案此

條采自孫光憲北夢瑣言楊會非懿宗時人原附畢誠之舅事後今仍其舊

咸通初洛中謠曰勿雞言送汝樹上去勿鴨言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爲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于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于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瓠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棲于木咸爲所漂者父母觀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胡某以老還江南後辟郡掾曹辭不赴
歸居建業盧符寶者亦知名士也嘗問近年宰相不滿四人
豈非三台有異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災耳自今十餘年
未可備苟有之卽不免大禍後路巖于悰王鐸韋保衡楊收
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
盧符寶爲判官及守陵陽信子弟之譖疎不召盧忿謂人曰
李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時有龍公滿禪師李氏
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
承家令器又曰今土牆甲第花竹猶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
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於其間時桂林大夫卽常侍
兄同營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牆李

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內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卽宅內廳前井也自創宅卽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寇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爲賊所邀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鎮劍南出開遠門街恣爲玉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贛舉薛能巖取於省部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曰故事宰相出鎮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慙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己名聲因醉撫巖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爲丞相會和州不

守有石瓊者訟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揚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為宰相揚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鬪鴨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黃寇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昇御座人李再忠經明皇時供奉時以為異

原註案廣明元年上距天寶將百年此說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歷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朔晦

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歷吉凶是擇所誤於衆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啟俗諺云軍中名血爲光又字體戶口負戈爲啟其未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浮圖嘗有僧指云爲此無縣丞正位詢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注授勾留在京縱有赴任者不月餘必卒唯廣明中有丞張遜到任纔月餘節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爲睦州遂安尉

劉贍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

薦劉相也出爲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潛薦之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世常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韋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曰伏以太尉相公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倩人把筆蓋謂此也

盧澄爲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請一舞妓解籍公不許澄怒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慙從事澄索彩具

蔚與賭貴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擲之得十一席上皆失聲
公徐擲之得堂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蔚
大相

翰林學士孫榮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釀宴乾
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
預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
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
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釀罰
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
席四鑲見燭卽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之手舞如風令不疑合你風流稱酬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爲讓
能所禮保衡爲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憤其沈厄以
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濯時榜中同姓濯最爲沆知譚者稱座
主門生沆濯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蓋屋肱下第遊
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
守南康招棠爲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鷁
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
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

不通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韻可謂虐人也棠常言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得第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華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瑞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佐俱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鞞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

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牋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曰爲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嚮鮓止見半臂著欄何處口唇開袴一席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爲方開袴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巉商子而風韻詳整羅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丰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爲時所稱而切于成名

唐詩林卷一
嘗有啟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
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意爲貴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黃寇
事平朝賢意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
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
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駙馬韋保衡爲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
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衛公謫崖州歷宣懿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
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龍紀大順
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
趣郎里者或爲里胥

唐末飲席之間多以上行盃望遠行拽盞爲主下次據副之
旣而僖宗西行後方鎮多爲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尙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
俱阜此其識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拔叢以亂髮爲胎垂障於目解者云羣衆
之計目覩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七

唐語林卷八

補遺無時代

宓犧氏以農官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顓頊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名高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爲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在于惠民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

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
官扶左右者也亦曰衛令僕射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門僕
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
今宦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
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
官號曰控鶴監向使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沾丞相之名
也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
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牀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
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于
眾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

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則否九寺皆樹棘木大理則于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功闕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寢以成俗然則壁記之起當自國朝已來

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宮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卽其義也

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是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

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
立于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
也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
獨斷所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義按
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鹵音義皆同以甲爲之所以
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
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則案次道從故謂之鹵簿耳
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
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
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于

唐言林卷八
三
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之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煩勞惟其中間則入清閒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

只得自如言其間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
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史見宰相
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
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
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榻主
簿在北榻兩院則分坐雖舉七筯皆絕譚笑食畢則主簿持
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長白雜端曰舉事原註欲上堂
三院長各于
食堂之南廊下先
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史原註有同姓者
則以第行別之有某
過請準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倣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
中舉院長則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遞舉雜
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

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有所罰亦悉免御史歷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鞠之勞憚于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爲戲詛之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共哈之曰著原註直畧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簦端有罰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蘸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及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鞞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

祇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煩卻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則有臥揖馬上則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

又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原註御史

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愆九失儀緣是新人欲併罰也未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

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

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

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啟故謂之茶瓶廳吏察

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

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

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

長辭疾不見則不得謝及上矣

原註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

甚略臺中有儀注後漸遺闕雖有板榜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磨滅矣

御史主彈奏不法肅清內外唐興宰輔多自憲司登鈞軸故謂御史爲宰相杜鴻漸拜授之日朝野傾羨監察御史振舉百司綱紀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衍始爲御史裏行則天更置內供奉及員外試御史有臺使裏使皆未正名也其裏行員外試者俗名爲合口椒言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言稍毒散殿中爲蘿蔔亦謂生薑言雖辛辣而不能爲患侍御史謂之招毒言如蜂蠆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直獲進居常敝服羸馬至于殿庭開元末宰相以御史權重

遂制彈奏者先諮中丞大夫皆通許又于中書門下通狀先
白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權大減天寶中宰相任
人不專清白朝爲清介暮易其守順情希旨綱維稍紊御史
羅希奭猜毒吉溫頗苛細時稱羅鉗吉網望風氣懾開元已
前諸節制並無憲官自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加御史大夫幕
府始帶憲官由是方面威權益重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爲閒
地謂幕府爲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省彈劾之職遂不復舉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五日謂之伏豹亦曰
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
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
處狀豹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

唐詩林卷八
云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則疏矣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惠郎中寶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四凶二豎之亂可攷大略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

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劔南以備西邊曰嶺南
五府經畧以備南邊節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邊十道耳自
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儀淮
西魯臯興平李奩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
東李光弼澤潞主思禮河南崔光遠內地之置節度其初猶
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
矣蓋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
十道旣已兆亂則內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
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爲魏
博節度李懷仙爲盧龍節度李寶臣爲成德節度是謂河北
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過于蠻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

復朝廷有矣至于大歷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冀
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
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
二豎紛紛籍籍不知其幾也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
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
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
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試以
其一二論之安氏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患者亦
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
迎朱泚而趨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于期破田悅者李寶臣
之功而釋承嗣以爲己資者亦寶臣也卒至于終唐之世莫

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間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

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
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
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古者闔尹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自
安史以來兵難洊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
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
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
職朝廷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
俾具襴笏宣導自復恭改作也嚴遵美內謁之最良也嘗典
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閣門
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之書記所謝之語于掌中

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流汗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視掌心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哈嚴公物故蜀朝冊命贈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鄒山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由上官求請行李登陟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息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

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瑯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意唯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絳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卽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閔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之遺象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揭著其姓名注云楬椽杙也椽

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
揭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爲泉揚之揭又變爲碣說文云碣特
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
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
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
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
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
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

石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
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
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

政碑亦製圓空不知根本甚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尙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後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爲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饗君非也唐之方鎮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長已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旣通宴饗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階之儀非禮也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後不宜復以爲歡會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設齋講經洎

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少太宗曾以降誕日感泣中宗常以
降誕日宴侍臣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唐以來此
日皆有宴會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
爲千秋節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爲地平天成節代
宗雖不爲節猶受四方進獻德宗卽位詔公卿議吏部尙書
顏真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爲之
復推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
千秋萬歲之後尙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衝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花假
果粉人粉帳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
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

百張雕鏤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與突厥鬪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葬絳州諸方并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

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俗間凶疏本敘時序朔望以表遠感之懷此合于情理至有敘經齋七日此出釋教不當形于書疏

準禮父在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無有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離亂已後武臣爲弟始行周杖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覩其弟爲兄杖門人知舊來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寢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非禮也按戴禮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

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遍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廢某物又曰夙興云云知前夕除廢爲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原註今在脫服假兩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世卒哭之後朔望時節辭不見賓客非也若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辭也

三日成服聖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

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悔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于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甯無盡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李匡乂云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是卽是矣按周書云武帝彈

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旣彈五絃琴臣何敢不
同百獸舞則周武帝所彈乃是今之五絃可知前代凡此類
總號琵琶爾又按風俗通云以手批把謂之琵琶自撥彈已
後惟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餗所云貞觀中
裴洛兒始棄撥用手以撫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
因此而徵之五絃之號卽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
琵琶正以手撫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義矣

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碁謂之感融融宜作戎此戲生
于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
所言蹙戎是也

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黃各十有五擲采之

頭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不勝狄公言
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
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鑿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
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頗或耽翫至于廢慶弔忘寢食閭
里用之于是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
什一而取謂之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中世工
者有渾鎬崔師本圍棊次于長行其中世工者韋延扈楊芑
彈棊鮮有爲之中世工者有吉達高越首出焉貞元中董叔
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
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

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
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顏真卿是年
考功員外郎李昂摘進士李權章句之疵榜于通衢權摘昂
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
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
衛次公張宏靖于允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
珣杜審權李璠裴恒王鐸李蔚趙隲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尙
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許孟容鄭顯刑部侍
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

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
試方略策三道進士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考試其

後舉人憚于方畧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高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汙浪籍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帖經多有聲

牙孤絕例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
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
士聲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
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
有實材者帖經旣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
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然仍前後開一行
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
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
方畧一道爲徵事近者方畧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
瞻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移爲登龍門解
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爲之語日及第進士

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
七尺燄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名曰進士
登科記亦所以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寶應二年楊綰爲禮部
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于是詔天
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
能也其後應此科者益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
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
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
進士而歷清貴有八僞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
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

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僞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縮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傳說無姓商后置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爲韓報讐變姓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爲所司不能奪特諮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敘旣畢拜禮得申予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

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
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
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
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渙再天寶十二載十五載
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
昕再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
張渭三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
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
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
連再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
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
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
再寶歷元年二年崔邠再大和元年二年鄭澣再大和三年
四年賈餗再大和五年六年高錡再開成元年二年柳景再
開成五年會昌元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
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日行周二十八
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
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
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鑿龍首岡以爲址形墀釳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視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文武纓佩蕃夷酋長皆序立仰觀玉座若在霄漢太湖中有禹廟山僧云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于此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亦有古畫聖善寺木塔院多鄭廣文畫并書敬愛寺山亭院有畫雉尾若丹砂子上有進士房增題名處後有人題曰姚家新聳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淚箭莫教射破寺家牆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生

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草冕
郎中畫馬六匹

兗州鄒縣嶧山南而半腹東西長數十步其處生桐相傳以
爲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
皆發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
虛故桐木響絕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
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者是矣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皆以爲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陽爲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
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來交于土
中陰陽和則雨成相里湯陰縣北有羗里城周回可三百餘
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

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
圜囹圜旣成負土旣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
所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
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郭
緣生述征記云彭城東有稔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
城而實中謂之稔邱壠可阻謂之固然則城小而實皆古人
因依立冢以爲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旣盈或承流俗之傳耳
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步兵舉鋤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
堰遂成水歷竭東注謂之千金渠晉世又廣功焉石人東脅
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蕩壞三場今改爲場
更于西開泄名曰伐原註一作代龍渠增高千金之舊一丈四尺

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三場二渠合用二十三萬
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
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伐龍渠卽九龍渠也元魏修復故場
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
二年十一月二日畢漢司空王梁爲河南將引穀水以漑京
都渠成而水下流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益純
之創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之故也蜀人
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滌水釀酒近邑
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蜀土舊無兔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命左右賫兔鴿而往

今蜀中鴿尙稀而免已衆戴祚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
余至此始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
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江東舊亦無鴿梁武時侯
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屋鼠鴿皆盡然
則江東有鴿亦當自北賫往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
米二百萬石以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也淮南高工不能
入黃河蜀之三峽陝之三門閩越之惡溪南康贛石皆絕險
之處自有本土人爲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離白帝暮宿
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
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襍瞿唐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

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八十餘幅自白沙沂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歷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水居頗多與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百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爲喧闐有番長爲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船脚禁珍異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海路

必養白鴿爲信船沒則鴿歸

龍門人皆言善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于河濱終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謂蜃也建安郡建安縣有大勤墟中有石無小大悉如硯形舊說此墟人有好學而于義理不能疾曉常自咎頑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負後因雷雨空中有人謂曰念爾懇誠吾令爾墟內石大小俱成硯苟用者義理速解以旌爾志雨止視之果然今俗謂之孔硯

輕紗夏中用者名爲冷子取其似蕉葉之輕健而名之林邑

獻火珠云得于羅刹國

風爐子以週遶通風也一說形象烽火名烽爐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甯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手取櫟子承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櫟中央其盃遂定卽命工以漆環代蠟甯善之爲製名遂行于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爲百狀焉

原註貞元初青鄆猶繪爲櫟形以襯茶椀別爲一家之樣後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數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其後稍用注子形若罍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犯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名曰偏提時亦以爲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側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比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旣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

都堂南門道中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卽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榲實語訛彊名也當呼爲梅槐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演哉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爲證且未見枚榲之義也正

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于玫瑰耶

原註玫瑰之瑰音回

不音傀其音傀者是瓊瑰字書有證

豆有紅而圓長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非也乃甘草子也相思子卽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阜莢花無殊其子若藕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又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條葉俱甘故謂之甘草藤土人但呼爲甘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結實欲識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東有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于蘆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于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飾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旣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穿七孔針設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爲之至明曉望于綵縷以冀織女遺絲乃是七曉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竅針益謬矣今貴家或連二宵陳乞巧之具此不過苟悅童稚而已

唐世謁見尊者皆曰謹祇候起居起居者動止也理固不乖

近者復云謹起居某官則動止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曾不經心

終軍請長纓世多云將係單于按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按班固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也又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直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餽飩以其

象混沌之形不可直書渾沌從食可矣至如不託言舊未有

刀扣之時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託今俗字作餽飩

非也原註元和中有姦僧鑑虛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鑿虛後俗字

多作鑑鑑率多此類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以鬻鮮物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

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誤也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佩于漢臯之義今為高祖誤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南中有

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好事者目為流桂泉後人乃立為漢

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號為伍員廟者必五分其髯謂五髯

鬚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蒔庫諸蒔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賜茶茗以代飲酒晉時謝安詣陸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爲棖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端直鞭馬而過琤然聞劍動之聲旣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

月言本卷八
三
饗軍則爲之所獲賞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人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召入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而死

璧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聞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招搖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掘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軍中邪善師

酒令聞于世

案此條文義難解疑有脫誤

飲坐作令有不誤而飲爵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推其由蓋以爲不偶之義蟲傷宜爲蟲霜蓋言農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閣羅鳳爲閣羅鳳著詞則河內王爲河奈王

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甚多

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槃喝遣輸長驅波卷白

連擲采盛盧

原註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

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

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有齒鞋匠與樂工居隔壁齒鞋者母卒未殮樂工理聲不輟匠者怒因相詬成訟樂工曰此某業也苟不爲衣與食且廢執政判曰此本業安可喪輟他日樂工有喪事亦任爾齒鞋

不輟

初詠諸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鄭涉其後詠
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或歇後
有姚峴孫叔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
著

有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
追雜案又取印歷鑰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庖
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贈翌日未明御史啟驛門盡還案牘
乘馬而去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
遇毒鑊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

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語林卷八終

唐語林校勘記

說郛錄唐語林寥寥數條其標題大略適與齊之鸞殘本合
知陶南村所見本已不完矣然齊刻雖漫漶頗有出永樂大
典外者試以所引原書證之互有出入其語林是而今本原
書譌闕反藉以訂正者亦不少既遵

四庫本付梓復采列異同附記卷末以備參考己亥白露前
一日錢熙祚錫之甫識

卷一

文中子條此條見賈氏談錄比原書多四
十餘字蓋今談錄非完帙也

鍾乳條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殘本賜上有勅字大唐
新語作元宗勅午日賜

宰臣鍾乳必遭竊換與新語合
殘本作匿

唐言本甚言

長枕條

元宗諸王

開天傳信記諸王上有於字宜補

益與諸王會聚

今傳信記

益蓋

東宮條

頎長潔白五人

殘本五上有者字與次柳氏舊聞合

斜谷條

元宗西幸歸

殘本作始

頓使給事中封侗

殘本頓上有知字封作韋

與次柳氏舊聞合

李汧公條

將於北都求官

與大唐傳載合殘本於作之

累路尋生行止

殘本句首有而字傳載累路作果然並疑誤

禮法條

召朝士

因話錄作召韓王案謂迴也殘本作諸王此作朝士並誤

崔吏部條

崔吏部樞夫人

與因話錄合殘本作崔刑部李夫人誤

晟治家整

肅

原作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此徑作晟蓋刪節之過

李師古條

憚杜黃裳為相

與幽閒鼓吹合殘本及說郭並作杜黃門

程皓條

曾於廣坐

此四字今本封氏聞見記譌作會生

何可與言

與聞見記合殘本可

必作

高利條

發州

聞見記州上有濠字宜補

李約條

因邀相見

尚書故實因作固

請官可發掘檢之

故實可作司檢作驗

柳元公條

奉繼親薛夫人之孝

之疑當作至因話錄作盡孝敬之道

便造新

宅

今因話錄造譌坐

元和條

元和已後

今因話錄脫此四字

沈吏部條

又以報施不妄

又字當從殘本作人今本因話錄亦誤

劉敦儒條

每鞭之見血

今因話錄之譌人

鄭還古條

初家青齊間

與因話錄合殘本家作在非是

留待二十九郎儻

博

儻字誤因話錄作償

弟感其言

殘本作誼因話錄作意

路相條 曰正如汝面殘本句首有母字慕其淳篤殘本及說郭並

作慕其淳素篤篤行

崔倕條 太原尹殘本尹作卿誤

大中條 飲此殘本下有箇字與說郭錄盧氏雜說合

元魯山條 能食其乳方正與國史補合說郭脫其乳二字方作乃

碑誌條 貫之曰與國史補合殘本作韋卻之曰

法欽條 以理求之殘本理求倒

梁孝仁條 意此是冢墓木殘本木上有間字

魏徵條 便致太平與大唐新語合四夷亂德新語曰

臨軒條 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新語作然文武之烈嘗無將相此似有誤

武承嗣條 陛下之子受何福慶殘本句首有且字大唐新語作且陛下為天子陞工

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新語手作乎似誤

受賂條 太宗言新語言上有有人二字此不應刪

九成宮條 憩漳川縣與新語合殘本漳譌圍下同官吏訪闕廷法式朝

親訪字誤當依新語作倣

孫伏伽條 三上表以事諫新語作上表以三事諫遂拜為侍御史殘本

侍下有書字與新語合

行臺條 蘇世長新語無世字下同豈有獵鹿之後新語獵作獲此誤是吾

所造與新語合殘本是吾下有之字

馬周條 而陛下自逐涼處與新語合殘本逐作遂與唐會要合

總章條 帝王新語脫王字宣王略殘本宣上空一字是然今本新語已脫去餘寇尙

梗餘寇新語作扶餘似誤人戶少寡少寡當從新語倒

衢州條 為同郡方金所殺國史補子得復雖今本國史執

政柄乃小生與國史補合殘本作

鄭陽武條 仁義之有莊周仁當從國

高貞公條 通王氏易為圖六字國史補祇存為為六十四

卦為當從國卦史補作而二十二篇國史補作

李直方條 最有實事最有費解國侯味虛國史補味作朱

伊慎條 臣不敢學交質與國史補合殘本上質作易罔字空

親錄條 死者二百九十八殘本句首

姚元崇條 事既古用可救時事下當依開天傳信記補

王如泚條 妻公與封氏聞見右相曰聞見記右作左並同

與亦得聞見記下有與亦即令奏聞殘本令作自居二

日聞見記作
取旨二字

劉晏條 轉運船每以十隻為一綱殘本首有造揚州遣軍

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此有誤案唐食貨志云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

三門號上門填闕船若始謀便脔殘本始物復贍長贍疑

騰軍將十家殘本十作即時委弊殘本此下有船

韓晉公條 韓晉公鎮淝西地地當依殘里胥耳此文有謗

問作

韋臯條 李康棄走殘本棄下保義殘本下原注乃誓拔所

部殘本作乃原注為行秦州殘本無原注為之報殘本末

原注並未到謁謁似當從

便殿條 與宰臣論政事殘本無

唐吾木交功已

吳元濟條

昨晚擇帥甚難

昨晚似誤杜陽
雜編作朕於

無所不留

杜陽
雜編

作屆
此誤

權長孺條

知鹽福建院

因話錄鹽
下有鐵字

鄭相條

為鄭銓注潮州尉

殘本為
作在

李衛公條

乃立召兜子數乘

殘本乘
作輩

聖水條

貸之衣服

大唐傳載無之字殘
本作僦人使往汲

取其水設司

傳載
作取

其水於
有司

取猪肉五斤

與傳載合殘
本無取字

劉桂州條

誤突生驢過

因話錄突字誤
作喫友二字

權實條

從市求取

殘本求
譌有

可以矜減

殘本矜作未
與因話錄合

張傑夫

此條應另提
行殘本不誤

李石條

原注記之者有誤

殘本無
有字

武宗條

衫色奉取

因話錄作其衫色未奉進

狄惟謙條

惟謙坐於堂上大怒

殘本惟謙二字在大怒下與劇談錄合

杖背

二十

殘本作三十與劇談錄合

既而嘉其精誠有感

今劇談錄脫嘉其二字

望仙臺條

陳嘏

東觀奏記作凝

納諫條

蕭倣

今奏記作倣誤

故事條

故事京兆尹

至

併敗官

此五十二字與奏記合殘本但云宣宗以崔郢為京

兆皆以事去似經改竄

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

奏記脫任字殘本上作也

尚有羨緡卻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

奏記脫末入字

進士條

設殊次平等三級

與奏記合殘本作設異等三級

以京兆等第為

梯級

奏記今脫為梯二字

名器條

殘本連上條與奏記合

自司勳郎中

殘本下有遷駕部郎中五字與奏記合

沈

珣殘本謄
作詢方賜紫奏記作方
賜金綬

卷二

韋澳條 卽采十道四藩志與奏記合殘
本藩作方

城西條 于御展與奏記合
殘本作牀可為懷州刺史奏記無為
字此誤衍

詞學條 自吏部員外郎奏記無吏
郎二字改司勳殘本下有員外
二字與奏記合

改司封殘本下有員外
二字與奏記合

樂工條 往往令倚嬪御歌殘本倚
作侍汝輩所惜殘本下
有者字

每罷條 宣宗雖寬仁此條當依
殘本另起

祝漢貞條 尤為帝所喜殘本帝
作宣宗

高尚書條 石硤驛石硤當依
殘本倒

李遠條 我聞李遠詩云與幽聞鼓吹合殘本下有
青山不厭千杯酒七字詩人言

不足有實也

鼓吹有作為殘本作詩人必以棊酒為言臨事未必然

乃許之

殘本作上日且

令行要觀其如何

暇日條

置茶牀

幽閒鼓吹無牀字

雲南條

南詔王豐祐

殘本王下有蒙字

名近廟諱

殘本近諱為

黨項條

臨軒戒勅

案此條文氣未完疑轉寫脫去奏記勅作勵下云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

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李訥條

訥性褊狃

殘本褊作狂

大中十二年

此條應另提行

以鄰道兵

送赴任

奏記作只取鄰道共送赴任殘本作各以諸道兵討之似並有誤

令狐條

上覽謝上表

金華子雜編謝下無上字

比近換守

金華子作緣地近授守

庶幾其便於迎送

殘本無幾字與金華子合

上留意郡守

此條應另提行

王尚書條

驕橫難制

今金華子作矯矯難制誤

其銀刀都

金華子都上有教字似衍

節度多懦怯

殘本度作使與金華子合

命盡斬於帳前

此下既而後來者云云八十二

字今本金華子並佚去

曳履危坐

殘本履作履

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

之他適

此似有脫文金華子但作好縱情酣飲

向之酒甚惡

金華子甚下有字

梁公條

郎闕

殘本郎下有嘗字

高宗時

此條應另提行

郭尚書條

皆以濟人

殘本下有為對二字

於是奇而免之

此下大足年間云云

三十六字殘本無但作後為涼州都督

姚崇條

與之偕為臂鷹

為字當依新語作馬

備陳古今理亂之事

殘本

作本與新語合

李當條

與北夢瑣言合殘本當作福下同

境內有朝士莊產

殘本內下有字與瑣言

合

各務戢斂焉

瑣言作也

崔珏條

與瑣言合殘本脫首十五字誤連上條

梨園條 有胡雛善吹笛者殘本無者字國史補者字在胡雛下

江淮條 揚州留後今國史補州調子

李惠登條 為政清淨無迹國史補但作為政清儉

武相條 獨尚書左丞與國史補合王悅國史補作忱此條當另提行殘本不

誤

銳意條 多則遷名曹郎兼之松憲雜錄無多字兼上有與字至天寶十二

載松憲雜錄作十一載內起居注為多松憲雜錄作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

開元條 有內起居注自五字 臣恐左右史此有脫文松憲雜錄下云不得

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四季朱

印聯松憲雜錄作四季則用附依外史松憲雜錄作然皆依外史例悉上聞

至天寶十二載松憲雜錄作自冬成三百卷殘本冬下有季字與松憲

唐書大交功已

雜錄 為一軸松窓雜錄每請百部納于史館松窓雜錄同上

閣傳記光衆松窓雜錄
作鮮此誤

國學條 虔天寶初殘本下有協律二字封氏聞贈虔詩見

記今脫
贈字

獨孤妃條 贈貞皇后貞下脫懿字當時殿中侍御史柳弁

字伯存殘本同因話錄作柳芳案弁當為并字伯存大

歷中官殿中侍御史唐書文苑傳附蕭穎士後若
柳芳字仲敷不字伯存亦未嘗為
殿中侍御史今本因話錄誤也

裴晉公條 晉公貞元中此條應

劉禹錫條 毛鄭不注殘本作毛都又言整未詳殘本又上

不清楚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軍破轅良馬須逸鞭

泛駕嘉話兄作父鞭作鞅案晉載記勒白王將殺之王曰
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十國春秋略同季龍勒從

子王則勤母也此及嘉話疑並有誤蓋言童稚不奇即非異器矣嘉話不奇下有

二字矣上有定字殘本南都賦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下句作則意氣定矣

公孫羅云茆鳥卵非也殘本南作蜀茆下多音字皆誤茆當為卵案南都賦春卯夏筍秋韭

冬菁卵疑即夏小正卯蒜之類鳥卵之訓固非然可見本文作卯也劉意以卯為茆据上文已云藻茆菱芡不應重

出所舉皆非是

王武子條 在夔州之西市殘本在

陸法和條當依殘本連上條嘗征蜀殘本作亦得箭鏃一斛殘本下有

又何哉必未知諸葛亮箭鏃所在也必未當依三字

葛菁條 葉舒者煮食者字當依嘉話作可

白居易條 長慶二年殘本在白居易上以中書舍人殘本以日以

詩酒寄興殘本盛時來往殘本此下有原注按彭門崔大夫彥魯為郡日追題尚書數百

篇二
十字
居易在杭
此下始築堤云云二十六字
多留守庫
殘本

守作官

張宏靖條
十二世
當依因話錄作三世
殘本及說郛並誤

韓文公條
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
下上當依因話錄補門字
宗此五人

殘本此下空二格
因話錄原本無
藏書最多
句未當依因話錄補者
字殘本此下另起誤
景鳳

因話錄
作激

製詩條
受而出之
殘本受作懷
文宗讓賢樂善罕比
此條當另提行殘本

不誤
卽灌手歛衽
灌手杜陽雜編作歡呼
文宗好五言詩
此條應另提行

陳商條
舉之春秋
今北夢瑣言之譌其
婉章
瑣言婉譌

上元條
性若狂易
殘本無若字
大夫取解易僧
殘本取上有來字
設官

舍
殘本官作館
遣白公云大期今至
殘本無遣字期作限

李德裕條 上表雪德裕冤歸櫬洛中與瑣言合殘本雪作請無冤櫬二字誤

段郎中條 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金華子雜編脫九江數郡皆有四字此誤脫

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金華子九江二字在名山上誤此下有皆有吟咏四字此誤脫

凡幾函金華子九函著樂府新錄金華子今脫末二字

令狐絢條 字人求瘦之道殘本字作理置御牀殘本下有字書又云

殘本書又倒

重陽條 宸豫杪秋來殘本宸譌神

嗜書條 大中十二年此條應另提行兵部郎中東觀奏記部譌馬遂停勳

勳字衍殘本無與奏記合

大中條 毛滂具麻劇談錄作毛壽貝麻此誤周繫劇談錄作繫雖然皆不中

科此有脫文劇談錄無此六字云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

不可同年
而語矣

陸翽條 衡門啼暮鴉金華子 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金華

子悔下作老 朗月生東海金華子
憶於作看 朗作明

李郢條 終□下郎官金華子 於員外郎

馬博士條 見說郭所錄金華子 申胥枉向秦庭哭說郭枉

堯仁能下聽湯網本來疏說郭脫

四皓條 東方為籙音或作角資暇集作東方為角音 角里

當東方資暇集 則角里為東方資暇集 字書言與資暇集

以字書 亦作角殘本作音 或亦通用 驛資暇集

月令條 後人刪合為之資暇集 是呂紀采於周書殘本采

字與資
暇集合

書寢條

言大德

資暇集作言仁者聖之亞此疑有譌脫

畜賤

殘本倒與資暇集合

豈更

要助詞

殘本要作必資暇集作有

則知其不為否

其當依資暇集作以

學識條

稷下有諺曰

殘本作李匡又曰

亡從一點一畫一

今資暇集

一誤并

原注十四字

今資暇集亦入正文又脫注末亡字皆誤

中有人

今資暇集

中上誤

其畫盡通也

與資暇集合殘本脫盡字

原注二十三字

今資暇集亦誤

入正

原注上無下既

今資暇集無作无非

文選條

仍題元注之人姓氏

殘本之人倒與資暇集合

李氏續之

資暇集無

氏雅誼殷勤也

資暇集誼譌宜

有覆注成者

殘本無有成二字與資暇集合

兼釋

音義

資暇集兼作皆誤

宜明有憑證

資暇集有作引

寒芳苓之巢龜

與文選合

資暇集

注云

資暇集無此二字

仍知李氏絕筆之本

資暇集仍作乃

李華條

星鎚電交於萬緒

殘本交作火

不讓東西二都也

殘本句首

有實字

張燕公條

又聞杜工部詩

此似有脫誤

更有太宗拳毛騮郭家

師子花

原詩作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此有脫文

虞世南條

請載副書以從

大唐新語無副字

虞公為祕監

殘本祕下有書

字與新語合

後北堂猶存

後字當依新語劉公嘉話作今新語北譌此

而書鈔盛行

於世

新語而作其無鈔字殘本行作傳

皮日休條

竟陵人

殘本下有也字與北夢瑣言合

官至太常博士

瑣言作國子博

士

王維條

清源寺是也

句首當依國史補今字

柳芳條

俱為史學

國史補作官

含元殿條

後以失節賊庭

國史補今脫後字

故其文殷勤于四皓

與國史補合殘本殷
勤二字空于作首誤

大歷條 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與國史補合殘本無袁彝

國史補徐潤殘本作並通經與國史補合

靈一條 一名畫一國史補作亦名畫

韋應物條 立性高潔與國史補合

李益條 有征人歌且行一篇與國史補合殘本脫

沈既濟條 不下史篇當依國史張登此條應中世有造謗

而著者此條應另提原注六字今國史補入有妓樂而

工篇什者妓樂當依原注郭氏奴國史補皆事之異也國

補作皆文之妖也

進士條 謂之前輩國史補作前激揚聲問國史補列其姓

名慈恩寺

殘本名下有於字寺下當依國史補補塔字

為樂於曲江亭

國史補無為樂

二謂之秋卷

今國史補作夏課疑誤

張睢陽

國史補睢關在元魯山上

元脩

史補合殘本作循

為士子所訴

國史補訴作輕訴二字

分為棚頭

國史補棚作朋後

獨留南史而止

國史補南史下有申叔二字

宋濟條

蓋因緋袍子紛紛

殘本緋袍子三字與國史補合

化使然

也

與國史補合殘本及說郭並無化字

文筆條

則學流蕩於張籍

與國史補合殘本流蕩二字譌作怪

詩章

本章作句

裴冀條

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

與國史補合殘本二句末

並作取某經史

卷三

狄梁公條 廟凡一千七百餘所與封氏聞見記合

郭尚父條 都虞候杖殺之今因話錄

張鎬條 徵入改為荆府長史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與聞見記合殘本府作州西作南案唐書鎬罷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徵為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貶辰州司

戶參軍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崔祐甫條 人雖憚而不敢發此文費解蓋刪削之過聞見

有辭而不能發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聞見記作稱疾

李惇條 其使尚衡殘本尚作王今復何問聞見記作今又

惇曰忠言詆訐此六字殘本缺聞見記作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此脫四字

裴藻條 探偵二侍郎口氣殘本侍郎云云七十四字脫

韓太保條 惟在于公大唐傳載何故不當人知之傳載作

可令人知之此有誤

徐宏毅條

令問之

與傳載合殘本無合字

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

字不

當依傳載刪殘本不以下空二格非

裴澥條

除長史

因話錄史作使

皆上中考

上字當依因話錄作止

少卿上中

考與因話錄合殘本中作下

李忠公條

敢徹而焚之

傳載敢作命此疑誤

裴先德條

有瞎眼宰相

因話錄瞎譌害

柳元公條

將赴上

因話錄上有府字

不知打神策軍

因話錄脫知字

柳公綽條

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

因話錄子下有於字市作中殘

本子作於

張正甫條

伐淮西

殘本伐作代與今幽閒鼓吹同誤

可記得河南府解頭

可當依殘本作
何鼓吹作爭

劉從諫條

近無倫比

殘本下有及
入朝三字

以天平功

殘本平
譌下

不絕

賞延

殘本不絕下空
二格賞延倒

唐尚書條

將託親知間等第

與因話錄合殘本作
將託以所親等第

薛元賞條

且宰相大臣也

殘本且下
有日字

石從子庾

此條疑將
當另起

奏之

殘本句首
有且字

教坊條

宦者請並下

並下殘本
作并治

韋澳條

頃刻而租足

東觀奏記作
頃刻而放

立朝條

盧柏

奏記
作狷

致為右丞

奏記下
有相字

裴誠

奏記
作誠

看街樓條

皆封泥之

說郭引金華子雜編同紺珠集
引無封字今金華子作皆幃之

未旬

金華子作
未十旬

劉允章條 爲纒極力殘本下空一格允章于是荅拜殘本荅作不

鄭少尹條 放榜日殘本下空一格

舞胡條 雖齊高緯雖當從新語作惟但爲殷鑒但當從新語作俱

武三思條 告白其事新語無白字朕以爲斬矣殘本斬上有已字與新語合

陛下竟不問而斬之之字殘本作月將二字新語並無臣恐有竊議固請

按而後刑固字疑誤新語作國故二字

柳渾條 今以斜封之人與新語合殘本今以下有爲字爲正者銜冤殘本下有

附偽者得志五字與新語合原注五十五字殘本脫去

李義府條 繫正義于獄繫字新語作斃殘本作下吾聞王母殺身以成

子之義案唐書本傳云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此下句無陵字不當但作王母新語王下有陵字然後

跪宣彈文殘本下有云云二字與新語合貶葉州司戶當依新語作萊州與唐書合門

人何彥先與新語唐書合殘本何譎海

李昭德條 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殘本無在字時字必下有見字並與

新語合左右皆大笑殘本大作失與新語合

魏元忠條 羅織魏元忠耶殘本句首有共字與新語合 豈大臣所為新語

譎謂無尺寸之功新語無之字

張易之條 相者殘本上有潛相二字與新語合 私見即私法無私也新語作私

見即法有私也疑脫文 鄭杲與新語合殘本作果下同 恐陛下有危臣之意新語作恐

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此刪改非是

魏暮條 令授暮右補闕北夢瑣言今

王璵條 代臣貧民輸稅臣字當依國史補刪

東宮條 炎有崖谷疑當作崖岸然國史補亦如此殘本作岸谷 歲餘不倦國史補不

頗作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憚今國史補脫九字

韋相條 造門曰國史補造作贊殘本但作問曰

新羅條 厚為之贈與國史補合殘本無為之二字

唐公條 臨察之大唐傳載作臨祭二字

盧晉公條當從玉泉子作裴晉公殘本亦誤 此輩優一資半級優下當依玉泉子補

與字

入閣條 郎官有誤窺者誤當依殘本作竊

靖安條 與賓客飲宴談笑與因話錄合殘本句首有好字

舉場條 明年但得第玉泉子作若俱得第此但字當作俱 一以予之玉泉子予作依

似誤

鄭公條 嘗拜掃還新語作嘗取還疑誤

盧尚書條 其人容自若當依劉公嘉話容下有色字

皇甫德參條 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新語動作服似誤

任迪簡條 景略卒殘本首有及字與國史補合 爲觀軍使國史補無觀字

元載條 衆皆隕涕殘本作聞者隕涕與國史補合

張守珪條 見合李元傳載作杭 見陝尉李桎桎裴冕今傳載作見陝尉李

冕桎桎令衆呼冕誤甚 冕呼張公傳載無冕字下有曰字

涼州條 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開天傳信記商徵倒

安祿山條 色黑而加大與明皇雜錄合傳信記大作文誤

王瑀條 問是太常樂人說郭下有否果是三字誤衍 問曰何得罪曰卧

吹笛說郭同傳載罪曰二字作某日

潘炎條 以爾人材與幽閒鼓吹合殘本人作之 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

別是有名卿相

十五字
殘本脫

退朝條

而連貴公卿

當依傳載連作
速貴下補為字

辟吏條

段給事中仲

殘本中作平
與傳載合

衛大夫仲行

傳載作
中行

亦

知名矣

傳載作亦
名知人矣

李相條

時樊司空澤

劉公嘉話作
司徒下同

欣然允諾

今嘉話此
下脫去

丞

相之為戶部侍郎也

殘本首
有後字

因會詩把侍郎唱歌

殘本詩
把倒

韓太保條

妙哉嵇生之音也

傳載之音二
字譌作者

其當魏晉之際

乎

傳載脫
乎字

同出而異名也

傳載名作者案疑本作同出
而異名者也各脫一字耳

此

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

慢也二字當
從傳載倒

與宮同

下當依
傳載補

音武后之姓

武下當依傳
載補帝字

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

者也

當依傳載
刪者字

晉難興

難字當依
傳載作雖

其應此乎

傳載此
乎倒

將貽

後代之知音傳載無之字

晝一條今因話錄脫一字下並同

裴晉公條 不暫忘殘本作不暫亡失誤皆受知裴公殘本脫知字白衣時

殘本此下二百七十二字並脫去誤接方正門裴藻條侍郎云云七十四字

李珣條 在武昌掌書記殘本在調為昌諱臣奏記脫在字歸御史府殘本首有

徵字與奏記合豈搏擊才乎與奏記合殘本才作者改吏部殘本下有員外二字與奏記合

同日拜相殘本拜下有丞字

路巖條 須與他那一官與玉泉子合殘本那諺郡

突厥條 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新語脫十字爭論數年不決

至開元中殘本脫首七字

闔立本條 一日不能去劉公嘉話一作十

高宗條

羣蠻聚為寇

殘本作害

府發卒迎

殘本脫府字

無去為賊

殘本

作後去者為賊

責其不早降之意

殘本無早字

後敬業舉兵

殘本作後其子敬業

舉兵反

張沛條

送沛于獄

大唐新語作而理沛于獄

用事居中

新語作居中用事此誤倒

高公條

是夜

殘本下有黃昏二字

來朝答背

殘本朝作晨

為亂

二字殘本作亂我疆

境據寺為寨

殘本句首有此字句下有凌裔州將四字

張九齡條

令九齡與語

新語無令字殘本作張

貞觀條

號神童

說郭殘本號並作以與新語合下並同

有得鳥者

鳥三本朕並作鳥

以全樹借汝

三本朕下有今字

便殿條

唯取肥大

殘本作唯取其肥大者

李賀條

解帶

與幽閒鼓吹合殘本作衣

鴈門太守行

與鼓吹合殘本首有送字衍

百敏中條

雖李衛公器之

殘本雖作唯與劇談錄合

賀拔基

與劇談亦合殘本基

譚惠下同

上邀當路豪貴

上當依劇談錄作止

大中條

賈氏談錄譚作太宗

劉仁表條

故允章亦云

殘本亦作以

畢相條

頃者

殘本有者字當刪

稱其美

殘本美上最有最字

劉仁軌條

在時事有不是者

劉公嘉話脫事字

相國條

俾之換麻衣

殘本之字作前驛二字與瑣言合

劉賓客

瑣言作軍容

又

知其連山人

瑣言山作州注云一作山

此耶官

殘本調作比部二字

亦有異言者

瑣言言上有其字

鄭愚條

除廣南節制

與瑣言合殘本脫制字

其欽服

與瑣言合殘本欽作敬

蓋

杜征南蛇吐之類

殘本自此末五字起至品藻門首條前段八十字並脫去

郭曖條此條所引詩今國史補但於李端云有荀令何郎之句於錢起云復有金埒銅山之句不著原詩

姚梁公條 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殘本時作世下同

尚書條殘本尚書二字誤在上條未尚上空一格 近於京得此花殘本京下空一格 他

亦未知有也雲谿友議作他處未之有也 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

用意栽友議誰作難門作間 羞殺玫瑰不敢開與友議合殘本玫瑰作海棠誤 唯有

數苞紅萼在殘本萼作幙與友議合 張祐與友議合殘本祐下同 未之習稔與

議合殘本稔譌隱 地勢連尊岳河流側讓關連當依友議作遙彼文尊作遵讓作壤並

誤 比徒有前名矣比當依友議作此 又有觀獵四句當依友議作韻 忽過

新豐市殘本作成與友議合 非瑞馬之至音友議至作空 且洪鐘韶擊友議

韶作韻 榮辱糾繩當依友議作紛 祐遂行歌而邁友議作反 因茲有恨也

友議作因 與張生為詩文交友議文作酒

茲有限

昇平條 世謂球不如休此有脫文殘本作休

高孝基條 當為王霸佐新語作當與王

虞監條 一人而已殘本無而已二字

楊氏條 質美而多文國史補作入誤

德宗條 排公在國史補下云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不中為勝也此刪去故文義未明

國子監條 有遺親三年者遺當依國史補作違 自天寶九年國史補作五年

元和中與國史補合殘本首有至字 或盜用之國史補同下無脫文

大朝會條殘本此條全脫

諫院條 省中多事與國史補合殘本謬士

八分書條 皆先以御札當依次柳氏舊聞作體 會太子入侍舊聞 因

舉甌以示乃賜卮酒舊聞脫以示二字卮酒誤倒

蘇瓌條 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

孽也

傳信記作客淹留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庶之孽耶殘本此下有八字不可辨

之謂瓌

傳信記無此三字

加禮收舉

傳信記首有若字

旦夕制誥絡繹

傳信

記旦作一

開元條

革去弊訛

殘本無革字弊下空一格傳信記作鏟革訛弊

不六七年間

傳與

信記合殘本無不字年上有十字

置開遠門巨地萬餘里

傳信記作自開遠門西行巨地

萬餘里

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

傳信記但作左右藏庫四

字

米每斗三錢

傳信記三四文

奇瑞屢委

傳信記奇譎其

是時彭城劉晏

傳信記無彭城二字

咸相感慰

二字傳信記作寵

拜為祕書正字

此下張說云云三

一字傳信記脫

燕文正公條

傳載燕作張

婦盧氏

傳載婦作嫁

李幼奇條

一遍皆能記

殘本皆字在句首與尚書故實合

常敬忠條

遂出書

聞見記出一字畫地記

與聞見記合殘何要

滿十遍

聞見記無遍字

命引對

與聞見記合殘本無命字

拜東宮衛佐

聞見記衛作衛

三改

殘本下有官字與聞見記合

張陟條

各執筆操紙

殘本作各操紙執筆與聞見記合

拜太公廟丞

與聞見記

合殘本作太常丞誤

李衛公條

武相元衡

殘本自此條武字下至崔大夫條除末十字外並脫去

楊牢條

華陰楊牢

首二字殘本作宏農

入雜學

首二字殘本作時就

羅幃苦不

卷

殘本若

崔相條

問其妊娠之所在

與北夢瑣言合殘本無其字

而示術士曰

與瑣

言合殘本日作云

相次分明

與瑣言合殘本無相字

因命小字緇郎

殘本因命下空

三行除此條二行外其一
行疑即豪爽門標目

小子條

此當為豪爽門首條緣脫
標題故誤入夙慧門末

自宗紀及

殘本此下尚
有二字不可

辨俱以本官一例

殘本此下尚有
一字不可辨

劉氏卷

殘本下
有中字

卷四

潞州條

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

松憲雜錄作唱令
日宜以門族官品

備陳之此日字疑衍今
日二字疑即令日之譌

上乃連飲三銀船

與松憲雜錄合
殘本無上字

太山條

所過村鄉

傳信記作故過
村部疑彼文誤過金橋

傳信記脫過字
此下原注亦脫

去挾上黨止于太原

傳信記作間陝右
太原下有見后土碑三字

熊猿猪

雞之類

殘本熊作猫傳信記
作猴猪独四足之類

藩邸條

畋于城南

殘本畋作戲
傳信記作游

饑倦

傳信記
饑作飲

音律條

作諸曲

與羯鼓錄合
殘本諸譌調

武后條 賴安之之術焉賴字雲溪友子母也子母當依為

汝父離婦焉友議但作焉有大朝人士友議大乘醉而言

曰殘本自言曰至下條所以謀歡友議無所微亦有所忤

友議微亦倒 邊命杖殺之五字友議作

鄭太穆條 一日友議無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友議但作

若自作中天一柱與友議合愛之友議愛之上重連還

值郊友議無便是君製也友議悉為贈飾之物友議作悉

阜寶鈿青蛾翡翠裙殘本青作香慤勤好取襄王夢友議

潭州條 李尚書初守廬江此條宜

大梁條 以老牛筋皮為炙殘本老上有車字可以撲殺

西胡醜夷與友議合于是獨留五千殘本留作進李公

既治淮南殘本此條另起有嚴張之風也友議無也字及弟仲將此文誤甚

殘本作及第後與友議合李公羈族之年殘本李公下空一字渡江過淮者眾與

議合殘本脫過字隨流者殘本無首二字與友議合竟無踰境者殘本此下脫二十九字

因謂李公曰與友議合殘本作來快辛子之能忤殘本忤下空一

格友議作怪誕二字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殘本社李字並作府與友議合足可

駭歎與友議合殘本作傷嗟呂光化殘本二字誤倒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

友議二十倒誤

李衛公條 佐武宗賈氏談錄無此三字以自旌談錄無此三字

裴相條 謝後閒行與劇談錄合殘本閒作未

李太師條 及幕僚與北夢瑣言合殘本及作時遭遇多下當依瑣言補難字

渾太師條 隨父釋之防秋與國史補合殘本誤作冬皆有奇數當從國史補作

效

韓晉公條

每早入

殘本無
早字

李相國條

李相國程

與傳載合說郭及
殘本並譌作解

杜相條

性厚

殘本性下有寬字金華子
雜編作清重恭寬四字

亦不踰中門

此下
六十

一字今金
華子脫去

則顧軍將

二字殘
本誤倒

路侍中條

宴于江津

與北夢瑣言合
殘本津譌准

良可笑也

殘本此下
有口氏口

恥之說何莫由斯十
字係誤衍瑣言無

于合江亭離筵

與瑣言合
殘本作宴

李銛條

量頭為枷

頭當依國
史補作頸

天寶條

多刺客報恩

殘本無
末二字

厚迎待之

殘本上二字空迎
下尚有一字不可

辨
老人曰

殘本人
作文

幾誤殺死長者

殘本無
死字

田神功條

又不言

殘本句上有判官
二字與間見記合

盧杞條 恐死于道路與劉公嘉話合李揆暮老無使嘉話

揆莫老無他那箇李揆殘本箇以此謾之也嘉話謾今形骸凋

瘁與嘉話合殘本此下

陸相贊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一尉不

伏竟得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遶階流泐泐疑當作渺夾砌樹陰陰

□後罷相□□在假日敕下不謝官又貶為忠州司馬大官

降敕日令朝謝但恐私忌□亦須出入始了殘本此條在企羨門次苗給事

條後諺闕不可校
庫本全脫姑附錄于此

開元條 許公國史補作曲陸兖州國史補崔太尉國史補

段太尉國史補獨孤常州國史補張水部國史補韋蘇

州國史補李杜國史補姚宋國史補蕭李國史補

上有元王注秉權常揚注制誥又此下原注文章二字
殘本作文華其下元和云云四十八字國史本並無

于良史條 白髮衣猶碧傳載白髮倒 從未污袍赤傳載污作染

韓僕射條 臯家殘本首有韓字

趙郡條 三祖之後因話錄四字在元和初上

胡尚書條 同鄉中殘本此條另起 曾祖殘本下有父字與因話錄合 宏宣與因話錄

合殘本宏作洪 櫓著鄉籍與因話錄合殘本著譌舊

庾尚書條 李佐魏博軍因話錄佐作任誤

柳公權條 書判此二字因話錄作余忝列第四字 紇干封鴈門公案因話錄此六

字係注文

馮河南條 陶寬圖傳載寬作鞠太平廣記引傳載作韜殘本作韜當即韜之譌 馮氏兄

弟進士十人傳載八人 亦八人焉傳載無亦焉二字

愛羨條

必有喜

殘本有作大與說郭錄盧氏雜說合

便問所賦詩賦題

上賦字當

依雜說作試

文學條

宣宗索登科記

東觀奏記宗字空疑此以意補

張不疑條

當年四府交辟

殘本四作五

東川李相回

殘本此下十九字脫

五嶽條

步步禮拜

二字殘本及說郭並倒

崔起居條

以涓強侵為麤卒不取焉

上七字金華子雜編作以涓俊逸目為麤

率八字

琅邪條

號饑頭

金華子饑作錐

博陵三房

金華子下有

婚娶晚遲

世數因而少故也

金華子但作婚嫁多達官也六字

夢捧八寶以獻

首二字金

華子作會取

程之姨

殘本作姊與金華子合

樹名條

又曰

殘本作宣日下空一格

白居易條

刻醉吟先生傳于石

賈氏談錄無于石二字

常成渥

渥字誤當

從談錄作泥渥

鄭裔綽條

聯名甚寡

殘本聯名下有者字

范陽條

乃追盧渥中丞

殘本追下尙有一字不可辨

榮王條

陳有德教

殘本自教字至末三十七字及傷逝門標題並脫去

天寶條

陷洛陽

殘本陷下有沒字與劇談錄合

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

平字疑誤劇談錄作下然下文有下馬東向云云則此處亦非下字

有人自江西傳者

殘本傳下

有得字與劇談錄合無由知其本末

劇談錄無末三字

德宗條

李銘

因話錄作銘

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

殘本由下有於字與

因話錄合而綠衣果在其中

殘本綠衣下有者字與因話錄合

某天寶舊樂工

也 舊因話作教坊二字空

必知天子在上

因話錄必作心

貞元條

太和九年

此條當另起殘本不誤

合者如咽

杜陽雜編合作含

聲態

宛轉

殘本下有曲罷二字與杜陽雜編合

因入宮

殘本宮上有此字

宣州條

猶強精神

因話錄作猶精強

自植茶

與因話錄合殘本自植作嘗云

南嶽條

良逸天資高峻

首二字殘本作田與因話錄合

有村老

因話錄作姥

客

竊笑

下二字殘本作或

追及于衡門

因話錄作衡

因祭嶽

因話錄無下

下

繩牀

因話錄無繩字

含宏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

殘本首有蔣君二字

案既云蔣君不當復有含宏字疑衍因話錄但作蔣君雖不及田

善符術

殘本首有含宏二字因話錄作

符術

周混汗

因話錄作沌

周自幼入道

因話錄周作同

名僧條

清晝

殘本及說郭並作晝

白居易條

以自敘

劇談錄脫自字

江南山水

劇談錄山作烟

思之不忘

劇與

談錄合殘本思作念

李瞻條

兩京亂

殘本首有後字

陸龜蒙條

時輩吟賞降仰

殘本吟譌近降字空

奇意精識者

殘本首有安字

元結條

入猗玗沮

沮當依國史補作山殘本及說郭作猗琅山

始稱猗玗子

國史

補殘本說郭並無此五字

酒徒

二字國史補作及為官

關東條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

國史補脫中饑二字疫人倒

鄭損國

史補合殘本譌郭損

竟陵條

韓愈好奇

此條當從殘本另起

柳婕妤條

肅宗每見王

與因話錄合殘本王上有延字

生延王

殘本譌玗

和政條

因話錄和政倒誤

為善優

上二字當依因話錄倒

劉元佐條

必語元佐

此下殘本衍貴為將相四字因話錄無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蠱幻

唐吾木交功已

三

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蒙掩聖德遽行遷逮幾於革
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
今日吾兒厭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九個與武氏同流先祖
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門闕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
嬪嬙之比豈可汚彤管繼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
宜慎擇耆舊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
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
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
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此以下七

條 四庫本脫去
依殘本補錄于此

劉異赴分寧安平公王辭以異侍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曰

劉郎音聲

東觀奏
記例

人上喜安平不妬顧左右曰與作主人不

令與宮娃同處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

陛下帝曰豈過

大唐新語
無二字

魏徵每廷辱我

新語下有
使我二字

常不自

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廷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后曰妾聞

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致魏徵得直言妾備數後宮安敢不

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故虜沒入

官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及杜

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隴西李知璋妻滎陽鄭氏雅不見重知璋爲江夏尉因醉杖

殺人母其子入復讎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讐者推窓而入鄭
急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旣落復伸左臂讎復斷之猶
以身代夫死方懷妊讎者以刀鑠其腹胎出於外而隕乃害
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數十人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

當依新語作君

縣徐充容諫曰妾聞爲政之

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宮

當依新語

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

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求石之疲假使

和顧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

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

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充

谷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以當壚

爲業爲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達不要歸

鄉以成名爲期每歲舉當依新語作餽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

齋至北夢瑣言作致中都助業後業成八韻上九字瑣言但作唯塘郎中業八韻五字

蝦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

酒施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

後爲白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此後尚有脫文漫漶不可

識

卷五

買妾條 唐貞觀元年國史補作唐貞元中此疑誤

袁利貞條 從東西而入新語西 若于三殿別所新語若

獻直言新語所作能

投匭條 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函字衍封氏

大赦條 金雞為首此有脫文聞見記 佩之利官下二字聞

利疑 武成帝即位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光祿大夫司馬

鷹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 蒼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星動

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為候凡五十七字唐語林不應刪

蘇安恒條 長安二年長安新語 則天封嵩岳則天二字聞見

衛道彌條此條首六十三字殘刻本在文學 使閭別之殘

使下有 由是反歎服其能劉公嘉話脫條首至歎服六十

夔字

中高之子也九日出儵謂人曰十七
字係錯簡蓋今本嘉話脫誤至此

王上客條 後除水部員外新語作 有意嫌工部新語作 議

者戲云 此條應 另提行

劉希夷條 知其未示人 今嘉話脫 懇乞此兩句 嘉話脫

韋鏗條 相對衙前捺且立 新語衙作 聽捺作捺

魏知古條 五十段 新語十 作干

五運條 或謂之柘木 下當依聞見 採勃舊說 聞見記 以後是

歲 聞見記是作 二此疑誤

楊國忠條 知吏部銓事 嘉話首有時 且欲噓以娛之 七字

作且欲 與湖州文學 嘉話無 與字

神仙條 其所為變怪不測 次柳氏舊聞作言其 醺然如醉

顧侍者曰舊聞作醺然如作者顧曰當係脫誤復寢舊聞作不寐疑誤

羅公遠條 元宗樂隱形之術傳信記無此七字 勤求而學公遠雖

傳傳信記無首六字 百萬錫資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

傳信記無此十七字 置于榨下傳信記作置榨木下此疑脫木字

大旱條 首瞰水上次柳氏舊聞無此三字 禳旱致雨舊聞

無此四字

白鸚鵡條 以金籠飾之松窓雜錄脫籠字

黃緋綽條 是物兒得人憐因話錄物作勿下同 猶何人兒也因話錄無人字

蹙鞠條 鞠陳力之事因話錄首有蹙字此誤脫 蹙音千六切因話錄千譌子 近

俗聲訛謂鞠為毬因話錄謂譌蹋 上數御觀御下當依因話錄補樓字 又有蹋

毬之戲因話蹋作躡此誤 女妓登躡因話錄譌榻 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因話錄
作楚此誤

拔河條

謂之牽鉤聞見記兩向齊挽聞見記時七宰相見

記脫
七字

繩技條

有著履而行聞見記既而翻身直倒至繩聞見記

還往曾無蹉跌

聞見記真可觀也可當依聞拜金吾衛倉

曹參軍

聞見記

宋開府條

原注

亂二字誤耳實失聽羯鼓錄作失

李龜年條

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傳載無首二字因賜一拂

杖杖鼓棊後留傳至建中三年

傳載無枝字人聞鼓棊傳載

棊字在句首無聞字今不如也傳載作今破其兆矣傳載破上愛幸

安樂山

此條應

雷萬春條

謀問之知是萬春

劉公嘉話作詢問知萬春

方知足下軍令

矣

今嘉話止此下六十九字並脫

睢陽條

以紙布蒸而食之

嘉話紙作縑此誤

臣被圍四十七日凡

一千二百餘陣

嘉話作臣被圍七旬身經百戰

嘗賦詩曰

嘉話無嘗賦二字

無人

報天子

嘉話譏地

虞騎附城陰

嘉話附作俯

遙聞橫笛吟

今嘉話止此下二百

十三字並脫

公除條

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傳載畏作居屢作慮

此疑誤

驪山條

中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

賈氏談錄但作中有雙白石蓮

泉眼自蓮中涌出

蓮字談錄作甕口二字

蕭功曹條

可謂疲于道路矣

傳載疲焉駛

宋昌藻條

常接遇

聞見記

被額

聞見記

查名詆訶為額

見

記詆
譌談

杜相條

乃名子為鵬舉

嘉話無子
為二字

郭汾陽條

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

資暇集僻作性
動作勤疑誤

每

收書皮之右

資暇集皮
作反疑誤

以為逐日須至文帖

資暇集至
作取疑誤

則

散與主守吏

資暇集
無與字

乃銛以應召

資暇集召
作急此誤

原注言不廢

折刃也

資暇集脫
折刃二字

張曇條

有尼者

因話錄
尼作巫

多值方宴罷在姬所

因話錄方作
公罷作寵無

在字

李太尉條

急總諸道兵馬討之

聞見記
急作兼

李紆條

與同列

因話錄
與譌以

元載條

謂主者嘉話作

永泰條

按高氏緯略

此五字誤衍當依

孫登隱蘇門山所

作也

仙人劉根所作也

阮籍所作也

以上三句聞

十

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

見

記但作十五

日畢章五字嘆思則嘯吟

聞見

若太上老君

若聞見記作

至云二字

能作鼓霹靂之引

作下當依聞

寫雷鼓之音

聞見記

無寫字

開元條

故天下

國史補作

分案

國史補

左右銜

當依國史

補作銜

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

國史補脫

所

綰州縣

國史補

白虹條

封氏聞見記卷七目有北

卷六

李丞相條 以天降之寶嘉話作至

關播條 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為弊頗久因播議用

士人知之謂之掌庫傳載但作以諸司胥吏為弊頗多播議用士人掌之

曹王條 不過二百五緡羯鼓錄作三五百緡張敦素此條應另提行

宋沈條 是近制羯鼓錄初作古初僧難首二字當依羯鼓錄倒

張茂宗條 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此下有脫文傳載首有所字下有謚為莊

穆韋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十八字

竇文場條 護中尉護下當依傳載補軍字下同某月傳載作日

韓臯條 則詞頭送以次舍人國史補脫舍字

勳臣條 馬司徒此條應另提行李令此條應另提行張李國史補作李馬另起

韓晉公條 使步以進國史補作遣健步以進此脫誤張鳳翔此條應另提行而謚

從判官田承寶得出

國史補作而鑑遂與判官由水寶得出

鑑家知之

國史補作

鑑家僅先知之

劉闢條

輒闢而吞之

此文誤國史補作輒如吞噬之狀

故後自惑

國史補末有為

亂二字

王仲舒條

立可得也

國史補作立可待否

鄭昉條

裹傷命酒酣飲盡興

聞見記誤作裹函令酒酣興盡

郎中條

國史補中作官此誤

吏部郎中二廳

國史補下有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十一

字此誤脫

刑部國史補下有分兩覆戶部五字此誤脫

吏部為南省舍人

國史補為下有

省眼禮部為

四君子

國史補作四軍紫北夢瑣言引作君子

竇庭芝條

信使旁午於道

此下原注今劇談錄脫去

竇相條

他日莫忘閻倩

因話錄作此情

盧華州條

見王元事訖

嘉話謔作說

五舅意如何

嘉話作吾舅

其說

緋紫短小

嘉話作長

劉禹錫條

旦夕有騰超之勢

幽間鼓吹超作楚

員外心不愜

鼓吹心作

必乃本曹郎中也

鼓吹曹作行

韋崖州條

一見州郡圖

一見當依傳載倒

有二寵奴

因話錄作妓

有撰

琴譜

因話錄有作自在潤州

因話錄謔湖州

高陸令

因話錄陸作陵

在官所俸祿

因話錄所下有得字

二孀姊

因話錄作姨

崔相條

遇乾之大畜

今易林作坤之大畜又大有之恒同

曲束法書

國史補束作策

按易林本作典策國史補亦譌一字

雖遭亂潰

與易林合國史補作潰

裴坦條

此乃首台謬選

東觀奏記首譌省

立命肩輿便出

奏記作力命肩

昇使出似誤

安邑條

並卻其禮

雲溪友議無此四字

李公果憾之

友議作趙郡果為宰輔竟釋其

憾焉

郎吏條

或怕妄與

下當依傳載補佞字

山甫條

首當依國史補補韋字

王庭湊條

龍虎交王應在今秋

北夢瑣言作龍虎氣交王在今秋

田令條

後知力不可執

國史補作報

王沐條

三十日

杜陽雜編作三十餘月

而涯見其潦倒

杜陽雜編無而見其三字

疑誤脫

李司徒條

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骰

子

嘉話但作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

糾者罰之

嘉話此下有丞相曰何罰之有七字

汝向忙

鬧時

嘉話作汝向鬧時疑誤

而登庸也

今嘉話止此下百二十八字並佚

徐晦條

其安穩耶

傳載其譌真

杜悰條

任四川節度使

當依東觀奏記作西川

為生之費

奏記作死生之計

龍復本條

宋祁

劇談錄作祁

復本聽蕭笏良久

劇談錄聽作執

沙門條

能改塔

因話錄改作正

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

因話

錄當作由建作成無然字

卷七

武宗條

豈不自合有官

因話錄脫豈字

王盃條

賜袁宏

當從傳載作韓宏

平泉條

昔日徵黃綺

劇談錄作詔似誤

銀佛條

為賊將截一耳

尚書故實將截誤倒

牡丹條

僧恩振

劇談錄恩作思

初日照輝朝露半晞

劇談錄作初旭纔照露華

半晞

心疾條

此條殘本列卷三識鑒門裴晉公條後止存豈疾乎即賜御馬金帶九字餘並漫漶

追錄條

郤召

此二字似衍東觀奏記無

取領下小帛裏以賜諗

今奏記脫未六

字

朋黨條

崔琪

奏記誤洪

清夜條

求江淮海鹽院

尚書故實海作大

及十家事起後落在

粉鋪家

故實作十二家後作復

至令狐相家

故實脫相字

令狐絢條

得安否

東觀奏記作莫折是否

崔相條

必不使知聞又曰

因話錄無聞字又曰作譚簡曰此聞字疑當作簡

李尚書條

此條殘刻本列卷四賢媛門安平公主條後

忽見一船槽

金華子雜編未二字

倒斥去衣

金華子作折去巾綬

温庭筠條

世以為笑

東觀奏記脫此四字

南卓條

生見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

玉泉子作生見李修古上自請帥書

大笑似誤

白敏中條

討南山

東觀奏記南山倒

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

奏記充作

不阻二字無之字並誤

乃以左諫議大夫

奏記左

李旬

奏記作荀

萬壽公主條

待婚盧氏

奏記脫待字

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擇

時鄭顥赴婚楚州

奏記責作貴選作郎無時字似誤

宣宗時馮緘

此條當提行另

起

蔡大夫條

可以勸學乎

雲溪友議作因誤

崔侍郎條

賜以酒食而付去

北夢瑣言作而付於法此誤

李公福條

庭有槐

四庫本庭字作守河中三字北夢瑣言作河中永樂有宅

直過常

舍屋脊

瑣言堂
譌當

吳居中條

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

東觀奏記作訪術者
欲固其事此疑誤

胡某條

池州李常侍寬

此條當提
行另起

蹴毬條

好蹴毬鬪鴨為樂

北夢瑣言
鴨作雞

卷八

宓犧條

以農官

李治刊誤作
以龍名官

周則以天地

刊誤脫
此二字

亦曰衛

令僕射守門之夫

刊誤作亦曰
乃守門之夫此誤

門僕射

刊誤無首三字
在宮下有門字永卷

門僕射永巷僕射

上有在永巷則曰
刊誤無首三字

朝廷條

抑揚功閎

封氏聞見記
作抑揚閎閎

府庭條

是軍中聽號令

聞見記無
是字疑衍

字稱訛變

聞見記
稱作稍

漢書

地理志馮翊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

聞見記脫
此十七字

輿駕條 而不詳鹵薄之義聞見記 天子出聞見記 下不取

行從之義聞見記 不下衍敢字

三院條 雜端在南楊主簿在北楊二楊字因話 臺院長因話

錄脫 原注各於食堂之南廊下因話錄 為戲詛之詞因話

長字 似誤遇正知巡者假故因話錄 察院每上堂了察院因話

皆入立于南廊因話錄 祇揖祇字因話錄 故恐煩卻揖因話

錄揖 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因話錄 下衍

舊例條 節假直日封氏聞見記 其人初蒙策拜聞見記 而

比燒竹之爆也聞見記 比作北

露布條 所以露布者聞見記 所以得摧醜豎斬擒不多

此二句間見記脫去注云 然則露布露板聞見記 又拜

聞見記 譌并

碑碣條

案儀禮

聞見記 脫禮字

豐碑桓楹

聞見記 脫此四字

石碑皆有圓

空

此條見尚書故實當提行另起

本墟墓間物

故實脫本字

數十年前時

故實脫時

字

近代條

此事亦絕少

聞見記 脫少字

以八月端午

聞見記 脫端午二字

奏準

聞見記 誤倒

粉人粉帳之屬

粉帳聞見記 麩一作麩獸

辛雲京

聞見記 誤辛景雲

使人修祭范陽

聞見記 誤作修范陽祭

刻木為尉遲鄂公與突厥鬪

將之戲

聞見記 鄭脫與字

初于淇門

聞見記 淇其注云一作淇

絳州諸方

并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

聞見記 州作忻塗作塗此疑誤彼文脫縣字

釋服條

人來求之

資暇集求作見此疑誤

忌日條

忌日制忌

聞見記 脫下忌字

或弛懈

聞見記 或譌故

顏延之

聞見記 作

顏之推亦云
不妨言笑聞見記
迫有急卒與顏氏家訓合

此疑脫文
急回

阮咸條此條首當有
是卽是矣資暇集作此卽是
臣何敢

不同百獸舞資暇集
可知前代資暇集
以手撫琵琶資暇集

作指
下同

博戲條 閭閻用之四字國史補作及
于是強名爭勝國史補

于韋延扈國史補扈作祐
楊荒國史補

明經條 命西朝堂斬決聞見記
改帖大經聞見記
故

進士以帖經爲大厄聞見記
李巖聞見記
然仍前後開一

行聞見記
三道聞見記
爲方略聞見記
其後聞見

記後
譌于

制科條 七日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日中書侍郎中書

令不入

此二十二字 聞見記缺

不要歷縮餘官也

聞見記無縮字此疑誤

關檢

無籍者

聞見記關作開

昨見榜云

聞見記昨謔時

或附中書考試

聞見記附作付

春官條

神龍元年

此條當提行另起

董生條

大凡不滿三萬

下脫年字當依國史補

含元殿條

南山

劇談錄南謔前

皆序立

劇談錄脫三字

兗州條

鄒縣嶧山

聞見記脫縣字

南而半腹

聞見記作南面平復此似誤

其處

生桐相傳以為禹貢嶧陽孤桐者也

聞見記作其處生梧桐傳以禹貢嶧陽孤

桐者也疑誤

諸山皆發地土多

聞見記土多作兼土

故桐木響絕

聞見記二字倒

關西西風則雨

此當提行另起聞見記卷七日有西風則雨條注缺當即此條也

相里湯

陰縣

此條當另起聞見記里作城

或一二百步

一二聞見記合作三字

云是崇侯

冢聞見記

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實中謂之稔

聞見記河上

河脫謂之二字並誤

皆古人因依立冢

聞見記

造物條

凡造物由水水土

國史補作凡

宜紙

國史補宜字空紙下

多者字

蜀土條

蜀土舊無免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

聞見記此十五字缺

戴祚西征記云

聞見記祚下衍作字

開封縣東

聞見記

殿屋鼠鴿皆

盡

聞見記殿上空一字無屋字

東南條

南康贛石

國史補南康下有之字與上一例此誤脫

八十餘幅

國史補作或數

與一屋殆相半

一屋之一疑當作邑國史補作屋邑

奏聲樂

國史補聲譌商

則本

道輻輳

國史補作奏報

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

國史補首有蕃字此誤脫

則本

海上條

所謂蜃也

國史補作所說氣也案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疑此與國史補各脫一字

輕紗條 林邑獻火珠 此條當提行另起

風爐子條 形象烽火 資暇集脫二字

茶拓子條 原注猶繪為楨形 資暇集作油繪為荷葉形油字疑誤

被袋條 舊以紐革為腰囊 資暇集紐作細 乃以被袋易之 資暇集脫袋字

薔薇條 原注不音傀 資暇集作壞下同

相思子條 豆有紅而圓長 資暇集紅圓互易無長字 非也乃甘草子也

相思子 資暇集脫此十字 又言甘草 資暇集又作所此疑誤 土人但呼為甘

草而已 資暇集但謔異脫甘字

土牛條 制一大牛 李浩刊誤大作土

唐世條 謹起居某官 刊誤謹下有祇候二字

終軍條 乃賈誼之事也 句涉上而誤資暇集作且非以長纓繫之也

畢羅條

舊未有刀扣之時

扣字誤資暇集作机下同

肆有條

以鬻鮮物者

此有誤資暇集作鱗其物以貨者

襄州條

漢高祖廟

傳載作漢皇廟此誤

今為高祖誤

此有脫字傳載作今為漢高祖

誤也

每歲條

南山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

國史補作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

桂葉流出依下文此樹字當作桂

軍中條

審度端直鞭馬而過

因話錄作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疑有脫誤

止于

三四匹帛而已

因話錄四譌數

飲坐條

飲坐作令

資暇集二字倒

推其由

四庫本無此三字與資暇集合

諛諧條

李紆

國史補譌紆

唐語林校勘記終